



# 毒海沉浮



译林出版社

Пазарь Викторович Карепин

Даю Уроки

---

根据苏联《星火》杂志 1986 年第 39—50 期至 1987 年第 31—38 年期译出

毒海沉浮

(原名《给予教训》)

[苏联] 拉·卡列林 著

王 磊 冯思隆 译

应天士 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290,000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1—15,000 册

---

ISBN7-80567-096-X/I·36

---

定价: 5.70 元

## 译者前言

拉扎尔·维克托罗维奇·卡列林(Лазарь Викто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 1920— )是苏联著名作家, 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创作系。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70年代末期开始将笔触转向苏联“黑社会”犯罪活动, 发表了《捕蛇人》(1982)、《最后胡同》(1985)两部长篇。《捕蛇人》是80年代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揭露上层人物经济犯罪活动的作品, 被搬上银幕后,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本书是作者1987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 它因揭露了苏联现实中存在着一向被人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有的贩毒吸毒这一社会问题而受到广泛注意。该报称之为“改革急先锋”、每期发行量为150万册的大型刊物《星火》杂志于1986、1987两年共20期连载了这部作品, 《星火》杂志篇幅连载作品实为该杂志多年来罕有的现象。

过去, 苏联一直对国内有贩毒吸毒这一现象避而不谈。近年, 官方才披露有5万多吸毒者, 绝大多数是青年人, 其中干部子女占27%。在苏联文学中, 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第一次触及了这一现象。但对之进行更直接的描写、更深刻地揭露, 还要数卡列林的这部新作。它充分反映出作者的胆识, 也表明近年来苏联文学更贴近现实。

小说无情地揭露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社会现实: 在社会主

义的苏联，不仅有贩毒、吸毒，且十分严重。贩毒者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携带大量毒品，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持凶器杀人灭口，而侦破者却被栽赃诬陷、跟踪盯梢，以致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如果再对此熟视无睹，它势必会像瘟疫一样扩散，毒害广大青年，危及整个社会。

作为一个严肃、敏感、目光深邃的作家，卡列林没有仅仅停留在描写贩毒吸毒这一现象上，而是追其根源。苏联人之所以吸毒，有其内外原因：国内有心灵空虚、追求时髦的人，有是非不辨、昏聩无能的官僚主义者，国外有西方及时行乐的思想侵入，有战事的恐怖。

作者把背景选择在南疆和首都，说明贩毒、吸毒是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本书主人公兹纳缅斯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度在人生道路上跌了跤。他在南疆与毒蛇进行的较量，象征着他同“黑社会”进行的生死搏斗。正是在这场较量中，他恢复了自尊心，获得了再生的勇气。

卡列林的长篇都篇幅不大，时间延续极短。《毒海沉浮》的上部只写了兹纳缅斯基到阿什哈巴德后的6天。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事件不断发生，人物接踵而来，主人公痛苦、彷徨、奔波、反思、恋爱、生死搏斗……情节紧张，冲突跌宕，动态感极强，敢讲真话，直视现实……正是这些特点使卡列林的作品引人入胜，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像作者的其他长篇一样，《毒海沉浮》也较多地运用了电影艺术表现手法。如阿希尔被杀害，兹纳缅斯基被刺伤和歹徒被擒等场面，一放即收，抛开了不必要的叙述，加快了节奏。作者还留下了许多悬念，如卡卡巴伊其人，他与女医生的关系，都要读者去联想。大量的心理活动，热烈的政论，深

刻的哲理思考，粗犷的南国风景描写和多彩的抒情插叙，使小说的基调时而高亢，时而舒缓，时而凝重，时而明快，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毒海沉浮》对我们了解苏联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改革时期的苏联文学都是颇有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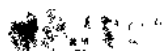
## 上 部

### 1

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所有的事儿都让他碰上了。一个不曾学会跌跤的人，摔倒时总那么笨手笨脚，肯定会跌痛什么地方。精通跌跤的人，倒地时则手脚麻利，轻巧自然，活像球儿打滚一样，毫不费力。倒下，跳起——仅此而已。可是，变成一只球，跌落时如同打滚，要做到这一点可得有不少学问。他没学过这本事。他受的训练，是要他扎牢脚跟，无论怎样绝不倒下；他受的训练，是要他迈向成功，而不是失败。跌跤，就等于失败。其实非也；应当教他如何对付失败，如何对付伤痛，对付坎坷，尝尝损失和不幸的滋味。不仅如此，还要多尝点这些滋味。噢，天哪，有如下一句喊滥了的、含有那么深奥道理的口号：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要幸福，那就别逃避不幸。世上倒真还没有能够逃脱不幸的快脚马哩。不幸对于人是一视同仁的。偶尔，来得如此猝然。到其时……

可是，毕竟叫人难以相信，所有的事儿全都让他碰上了。

图—154飞机，闻名遐迩，国际通航，可与各种型号的“波



音”媲美。乘坐这种飞机的有欧洲人，也有“合众国人”，他们无不认为伊尔—62和“图”都比美国“波音”舒适些。后者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激怒了人们。他坐过各式各样的飞机，见识多，也不喜欢那种盛气凌人的味儿。他明白，在天上跟上帝翘尾巴是愚蠢透顶的。现在，就是那种令人惬意的图—154机平平稳稳地把他送到这块土地上。一下飞机，顿即感到，此地炎热异常，简直是个火炉，使人透不过气来。住在这儿？那可是连气都没法喘的！人还能不喘气吗！

此刻，停机坪的大客车一下子就被汗水淋漓的肉体塞满了。客车向着不远的航空大楼飞驰而去。大楼的旗杆上，挂着一面航空标识，烈日的暴晒，使它褪色，显得毫无生气。从邻近荒漠吹来的风沙无情地抽打着它，战旗似的劈啪作响。是啊，确实，沙漠就在近旁。卡拉库姆沙漠，非同小可，意译即是黑沙国。瞧他跑到哪儿来喽！跑到黑沙之国了。准确地说，是到了卡拉库姆。不过，他也曾到过撒哈拉，到过炽热的埃及，也曾在科威特烤炙得半死不活。但全都是另一个样子，当时可是另一番景象。那是怎样的景象呀，他刚要放任自己回想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事，头脑就痛得像裂开一般，日子太近了。真是太近了！痛楚在他体内立刻发生。他不能让自己想下去。只要一露出这种苗头，立刻就像有人敲打他的太阳穴、两眼，疼痛骤然袭来，犹如打红了眼的格斗手攻击他的受害者那样迅疾凶狠。好痛呀！这样的打击是那么凶猛阴毒，突如其来，怎样才能挡住它、闪让开呢？他似乎学会了这一手，学会了迫使自己不去思考。就像现在这个样子，能走也能动，就是没有思想。即便也能用用脑子，至于想的什么——不得而知。没有思想呗。他把牙一咬，竟顶住了。当

下，在汽车里，他被一个满身是汗、臃肿肥胖的女人挤得贴着车壁，他咬紧牙抵挡着，什么都忘了。痛楚全然消失，只是汗流浹背。他冲着这个女人，嘴角聚起一丝绝妙的微笑——论笑，他算得上大师，禀赋超群，且训练有素，大概是想摆脱困境，寻点刺激吧，他对她说：

“就像相爱了似的……”

“什么？”她没弄懂他的意思。长着浓汗毛的嘴唇下面闪露出饱满的金牙套。不过，她立刻意识过来，怒斥道：“干吗贴这么紧？！”

两人试图分开身子。可这是在哪儿哟！一路上，水泥路面接缝不断，汽车把他们颠得贴得更紧。暑气有增无减，越发使人疲惫不堪。

“你们这儿总是这样吗？”他问，嘴角努力保持着微笑，但是，大概这笑意是挤出来的，显得苦涩面不自然。

“有时还要热。”这个胖女人挺有阅历，看上去还算年轻的眼眸，说不准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闪出愉快而狡黠的神情。“来我们这儿出差？”

“不走啦。”

话一出口，他愣住了：这可是真的，来这儿是不走了。不走了！

“别难过嘛！我们这儿挺好。”

“我已经领教了。”

“你一点儿也没领会到。干吗这种笑法，好像要哭似的。结过婚啦？要是没有的话，你可走运了。我们这儿的大姑娘好极了。我劝你呀，娶个亚美尼亚姑娘吧。没有比亚美尼亚女人更好的妻子了。这儿还有乌斯季人。告诉你吧，我

自己就是亚美尼亚人。”

“我还以为是土库曼人哩。”

“你以为！瞧瞧吧，哪个土库曼女人下了飞机不是步行的。她们的丈夫和兄弟要是看见她们跟不相识的男人这么挤呀挤的，会把她们的头拧下来。”

“这儿还有乌斯季人？顺便说一句，科威特也有。那边的女人还遮着脸呢。”

“我们这儿也有过。就是现在，集市上还能碰到。”

车停下来，车门开了。原来，在这炙热的空气里尚有一丝清风，满头大汗的人们，只觉一丝凉意拂面而过。

十分壮观的航空大楼展现在眼前。这里，一切都与别的地方一样，玻璃窗，全是玻璃窗——连这儿也用玻璃窗，这种地方，要想少许遮挡一下阳光，最好用开罗、科威特、阿尔及尔的那种龕式墙壁，这种龕墙像中世纪那样把窗子缩小了，这样的话，楼房仿佛在阳光下眯起眼睛，以手作檐，遮护而庇。但这里却是玻璃窗，全是玻璃窗，好像熔化了一样，呈现出奇妙的花纹。不难想象，连人也会被熔化的。原来，老天可能还会更热，丝丝微风令人失望。可是，在这酷暑中，在这火炉之地，弥漫着一种特殊气息。花坛周围有许多枯萎的玫瑰——不对，这气息不是来自玫瑰，它不是那种素淡的幽香。柏油路在熔化——这气息来自柏油？不是，空气中没有柏油的气味。猜到啦：是沙漠的气息。沙漠，就是那黑沙国了，它的气味在这里飘来荡去，微微发苦，透着森严，令人恍惚。大凡空气中散发出这种味道，那定是个不可轻视的地方。海洋中，就说大西洋吧，巨轮像一片叶芽儿，你踏上甲板，来到船首，风只是微微地吹，你会突然闻到一种气息，是

这广阔海洋的强烈气息——也是那么森严，那么令人悚然，那么使人恍惚。人又怎么样？不过是失落在海洋里抑或就在这荒漠边缘上的一颗沙粒罢了。人哪，为什么总要被吹来卷去，抛到这里——这些非同寻常的地方？之所以把你抛来，就因为你是一颗小沙粒。

栅栏外面，在接机的人群里，他立刻看到了大学时代的朋友、全年级好心人中间心眼儿最最好的人，大家都把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向他倾诉。就说现在，又找到他寻求帮助。他还是帮了忙。替他在这儿找到了工作。对，是这儿，大沙漠的边缘，异常炎热的地方，可毕竟还是有了份工作。替他找到工作后，便发来电报，电文里有那么多让你感到是他需要你的字句，而且还来接你，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举得高高的，不用说，只有此人才够朋友。其余的人——他们都在哪儿呢？伤心哪，痛楚重又袭来，比这酷热还要可怕。他一咬牙，迎着朋友扑去。后者也已经向他奔过来。两人拥抱在一起。

“罗斯季克，是你吗？！刚刚认出来！人群洪流里走着一个年轻的詹姆士·邦德！①一句话：上等人！”

“是我，扎哈尔，是我。谢谢你来接我。”

“你这是哪儿话？！我简直高兴得全身欢唱。罗斯季克·兹纳缅斯基到我们这偏远的地方来啦！这可是罗斯季斯拉夫·尤里耶维奇·兹纳缅斯基！光荣与骄傲……魅力的尺度……”

“全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

“这是怎么说呢！给撵出来的？不是犯了错误吧？这样可

---

① 英国作家伊·兰·弗莱明侦探小说中的主角，密探。

真委屈了。莫非真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

“好，那就照杂技团的规矩办吧。”

“怎么办？”

“就像走钢丝的那样。失了脚，悬在半空中——再爬上去。重走，台子可不能让失败者砸了。”

“哎，你呀，真是杂技专家！真逗，扎哈尔，跟你在一起心里会松快。不过，你怎么捂着三件套西装<sup>①</sup>？这可会把你焐熟的。为了我吗？”

“为了礼仪。我是外交官，忘记啦？请注意，实际上已经是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一级的了。”

“来接我的竟是这么一位要人！可我呢，实际上是一个没级别的老百姓。”

“朋友级，先生。”

他们是在人群里相逢的，现在人群已经涌向圆厅去了，行包本该送到那里，可眼下还须再等好长时间，在酷暑中忍受煎熬。不过，这酷暑往后是少不了的，它会光顾你的汽车，莅临你的饭店，连晚间也绝不离开，夜里也不逝去。还不回头吗？他何苦要答应到这“大火炉”里来工作呢？没法选择了，朋友，没法选择。从今后你要常常作出决定，并非因为你已经拿定了主意，而是你没有别的选择，别无办法。但是，这里有扎哈尔。你的朋友，一个很不错的人。他既然发出邀请，那一定跟什么人谈妥了，才叫你来的。而选择的余地是没有了，无可选择。

---

<sup>①</sup> 指一套西装，包括上衣、背心、裤子。

“走吧，上车去，”扎哈尔说，“把你的行李牌交给司机，他很快就能把箱子取来，瞧那边，箱子已经运过来了。把牌子拿来。噢，你还不知道，我的司机有多棒！骑马好手！调皮蛋！取东西跟变戏法一样！”

“土库曼人？”

“凭什么？俄罗斯小伙子。叫阿列克谢，好像姓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们这儿什么人没有？各城各乡的人都有。从建城初期就这么形成了。俄罗斯的，外高加索的，外第聂伯的，乌拉尔的，这些流民全跑到一起来了。亚美尼亚人是为了躲避大屠杀越过里海逃来的，还有，顺便说一下，沙皇那个时代，犯忌的军官也给流放到这里来。这是各色人等大杂烩的地方。然而，1948年那次闻名的大地震，你是知道的，竟死掉了半数居民，毁灭了大大小小所有的房屋，可是你瞧，这里的居民没有动摇，没有逃跑，就地建起了自己的城市。不仅土库曼人是这样——因为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家乡——而且所有的人，所有的流民、难民、风滚草<sup>①</sup>也是这样，全都是这样！知道吗，我尊敬当地的百姓。他们具有独特的性格。不管怎么样，脚下的土地每一年都在抖。暂时抖得不算厉害。只是暂时的！万一它打摆子似的来个周期性大发作怎么办？我尊敬这里的人民。这些是勇敢的人！”

“天公抛火球，地公打摆子——好地方啊。”

“所以说是些勇敢的人嘛。”

“对，因此我也就到这里来啦。”

“不是说你。我也没想过。你完全是另一种人。”扎哈尔着

---

<sup>①</sup> 又名随风飘。是一些草原植物、半灌木的名称。此处指流放者。

忙起来。他个头很高，体态粗笨，穿一身浅色三件套西装，外国货，样式挺漂亮。然而，不管怎么打扮，没有一处不给人那种生就的又粗又壮的乡下人的感觉。他有一头淡褐色的头发，心地善良，虽说差不多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的级别，但仍十分朴实厚道。只有那双眼睛，尽管不大，也是乡下人那种蓝蓝的深眼窝，却闪烁着一种坚毅的神色，使你觉察到一个人身上的智慧，感受到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人所赋有的这种可靠性，则是最为宝贵的。

阿列克谢机灵活泼，性情开朗，爱笑谑。全身晒得黝黑，两只小眼睛眯缝着，让你看不清里面藏着什么。眨眼工夫已经把兹纳缅斯基的皮箱拖了过来，样子显得很骄傲，因为这些皮箱都是外国货，是周游过世界的。

“好箱子，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真棒！起初不相信您的话，现在信啦。它们坐的车子恐怕一向是‘奔驰’、‘舍福乐’，加上豪华‘福特’。什么标签都没有，发现了吧？眼下就兴这个。手提箱看皮子、看接缝就知道它是什么货色。而且这锁还带数码哩。外交官手提箱！”

阿列克谢一面嘟哝，一面把皮箱放进旧“伏尔加”车的行李舱，两只微微眯缝着的眼睛机灵地打量着兹纳缅斯基，想弄明白他的级别。是啊，皮箱的确没说的，可人又如何呢？这位外来的同志本人也没说的。够味儿！问题不在于他穿的全是外国货。如今这并不稀奇。星期六到旧货市场转悠个把小时，当然，要是走运的话，就能搞到这种名牌裤，还有这种带扣袢的香港衫，解开扣袢还能系住袖子。挺方便的玩艺儿。衬衫的布料也真是的，任你出多少汗，就是湿不透。尽管只有一丝微风，你却觉得凉凉快快的。不，虽说衣服也起作用，

但还是他人够味儿。阿列克谢说道：

“您这件衬衫，简直太适合我们这儿啦！在香港买的？”

“挺在行嘛。”兹纳缅斯基开怀地笑了，尽量对这个小伙子表示出友好，像所有的外来客一样，尚不知对方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对待，而且处在这种失魂落魄的境地，已经没有那种看一眼、甚至瞟半眼就能看出对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的本事了，而这种能耐，这种本事似乎他早已运用自如。现在事过境迁，一伤俱伤。面对生活，他茫然无措，他也知道这一点。头脑变得稀里糊涂：言不达意，行不得体。

“你往哪儿看呢？”扎哈尔问道。他们已经行驶在机场通往市里的公路上，沿途的柏油路面，由于炎热变得一塌糊涂，在新建楼房之间蜿蜒伸展，楼房里的玻璃窗仿佛融化了似的，刺眼炫目。“先不要看嘛，等进了城，到了自由大街，你会喜欢的。”

“我不看啦，”兹纳缅斯基说，瞥了一眼这些火柴盒似的楼房，还有周围的土地。这土地也是那么古老，就像至今还停留在眼帘中的那块土地一样。

“别看，别看，城市马上就到。”

“已经爱上你的阿什哈巴德啦？”

“要知道，它具有有一种令人迷恋的东西。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不过，当然喽，对你这位见多识广的人来说……”

“我们要让同志看看那种角落，像……”阿列克谢回头看了一眼，“可您对女士们怎么个看法？”

“阿列克谢！”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严厉地喝止他，真生气了。“色鬼，没救！”

“确实你我是大不一样，”阿列克谢说，“可总的来讲，我们

都是色鬼。只不过一个善于伪装，另一个却原形毕露。”

“你含沙射影，指的什么，到底是谁偷偷摸摸？”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脸都气红了。

“我不是说您，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对领导是不兴怀疑的。再说你们，外交官嘛，也不能。”

“什么不能？”兹纳缅斯基问道。

“什么都不能。被箍箍着的人嘛。动不动，‘部里去’。”

“这倒是，”兹纳缅斯基冷冷一笑，重又阴郁起来，“这倒确实。”

“女士，女士，她们会把我们毁掉的，”阿列克谢说。集中精神转动着方向盘，一辆散发着恶臭的自卸卡车正在超车，卷得尘土满天飞扬。

“这倒确实！”兹纳缅斯基快活起来。这小伙子招他喜欢。“但是，阿列克谢，关于这一点，早就有人在我们之前悟出来了。”

“有人悟出来，跟我什么相干，主要的是我自己悟出来了。但是晚了。这学问对我没好处。我要第三次分手喽。”

“他在我们这儿就这个样，”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喏，阿列克谢，我可要开导你啦！”

“开导不开导都一样，我们这种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性格——铁玩艺儿。说得对吗，罗斯季斯拉夫·尤里耶维奇？”

“有人断言，铁会弯曲的。”

“不知道。我倒情愿弯曲，可一看哪，又给拽跑了。哪去，我叫着，你，下流坯，要把我拉哪去？！——我是在呼喊自己的性格，可它呢，照拉不误。”

“它还定期地把你拽到小酒馆去，”扎哈尔·瓦西里耶维

奇说，“会毁掉你的，实在话。谢天谢地他只是休息日里喝。”

“其他日子司机不能喝。”阿列克谢说。

“那性格又怎么样呢？”兹纳缅斯基问。

“我可不是酒鬼，我的悲剧在另一个问题上。”

“啊，懂了，明白。各人各事。”

“太对了！”

“现在你就看吧！城市！”扎哈尔郑重宣布。“到啦！”又祷告了一番：“真主啊，愿这位路人在你的人间殿堂里幸福！”

兹纳缅斯基举目望去。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街展现在眼前。栓皮榆繁茂的树冠后面，幢幢楼房依稀可辨，远处的柏油路上空，从地面蒸腾起来的炽热空气徐缓流动。正当中午，稀稀落落的人们沿着大街寻着较为浓密些的蔽荫，贴近墙跟行走。是些什么人？这些楼房的墙壁后面是什么？他见过多少这样的街道，到过多少这样的城市，对他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街道早已连接成一条宽阔的大街，而城市，大的小的，更大的，则汇成一个城市密网。然而，眼下他就要在这里，在这些墙壁和人们中间住下来，他被抛到这里了。

“是啊，到了，”兹纳缅斯基说。

不错，是到了。汽车驶近一座满是壁龛墙和窗子的混凝土大楼，几乎跟那里的一样，那里这里——遍及全世界，大楼的山墙上标示着：“阿什哈巴德宾馆”。为了让外国人也 能看懂，旁边还写着：“Hotel”。

汽车停了下来，阿列克谢国王般地大手一挥：

“先生们，请！”

客房很小，就像堡垒里的斗室，转不开身。这几只浮夸的皮箱——那种自我卖弄的神气在这间陈设简陋的斗室里立刻显露出来。再说，屋内闷人至极，简直是没办法才把自己硬挤进来的。虽然窗台上装模作样地摆着一只又笨又大的空调器，但显然不在运转。还有那气味，从邻近餐厅的厨房里飘来的、从伴随着盥洗室哗哗流水声的莲蓬头下散发出来的各种气味充满空间，因受潮而膨胀了的盥洗室门怎么也关不严实。这里的一切曾经也都是按部就班，无泄无漏，关启自如。然而，大饭店辉煌的顶峰时代一去不返了，犹如一个人的青春年华逝去一般，接着便是衰老，朽败。住在这里？就在这个一伸手便可压塌的吱轧作响的窄铺上过夜？他想到这儿不禁一阵沮丧。

身后的扎哈尔，却显然自以为替朋友在本市最好的宾馆弄到一个房间而感到自豪，他已经在思忖着令人愉悦的计划：

“在这儿住上个把月，然后想办法给你在某家私房里搞一间窗口朝庭园的屋子。”

“而且女房东要会煮咖啡！”阿列克谢抢过话茬儿，身子陷进被压瘪了的单人沙发里。“40岁上下，不能再多啦！”

“40岁上下的咖啡？”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接过话茬开了一个玩笑，指望让这位被发霉的房间弄得垂头丧气的朋友多